

徐立编

WOOD ENGRAVING CLASSIC OF
MOUNTAINS AND SEAS BY XU LONGBAO

鬼神
工

徐龙宝《山海经》木口木刻集

鬼手神工

徐龙宝《山海经》木口木刻集

WOOD ENGRAVING

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BY XU LONGBAO

徐立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手神工: 徐龙宝《山海经》木口木刻集 / 徐立编. —上海: 上海大学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671-2891-0

I. ①鬼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木口木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J3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4308号

责任编辑 柯国富

助理编辑 刘 强

装帧设计 谷夫平面设计

技术编辑 章 斐 金 鑫

鬼手神工——徐龙宝《山海经》木口木刻集

徐 立 编

出版发行 上海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上大路99号

邮政编码 200444

网 址 www.press.shu.edu.cn

发行热线 021-66135112

出 版 人 戴骏豪

印 刷 上海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20

印 张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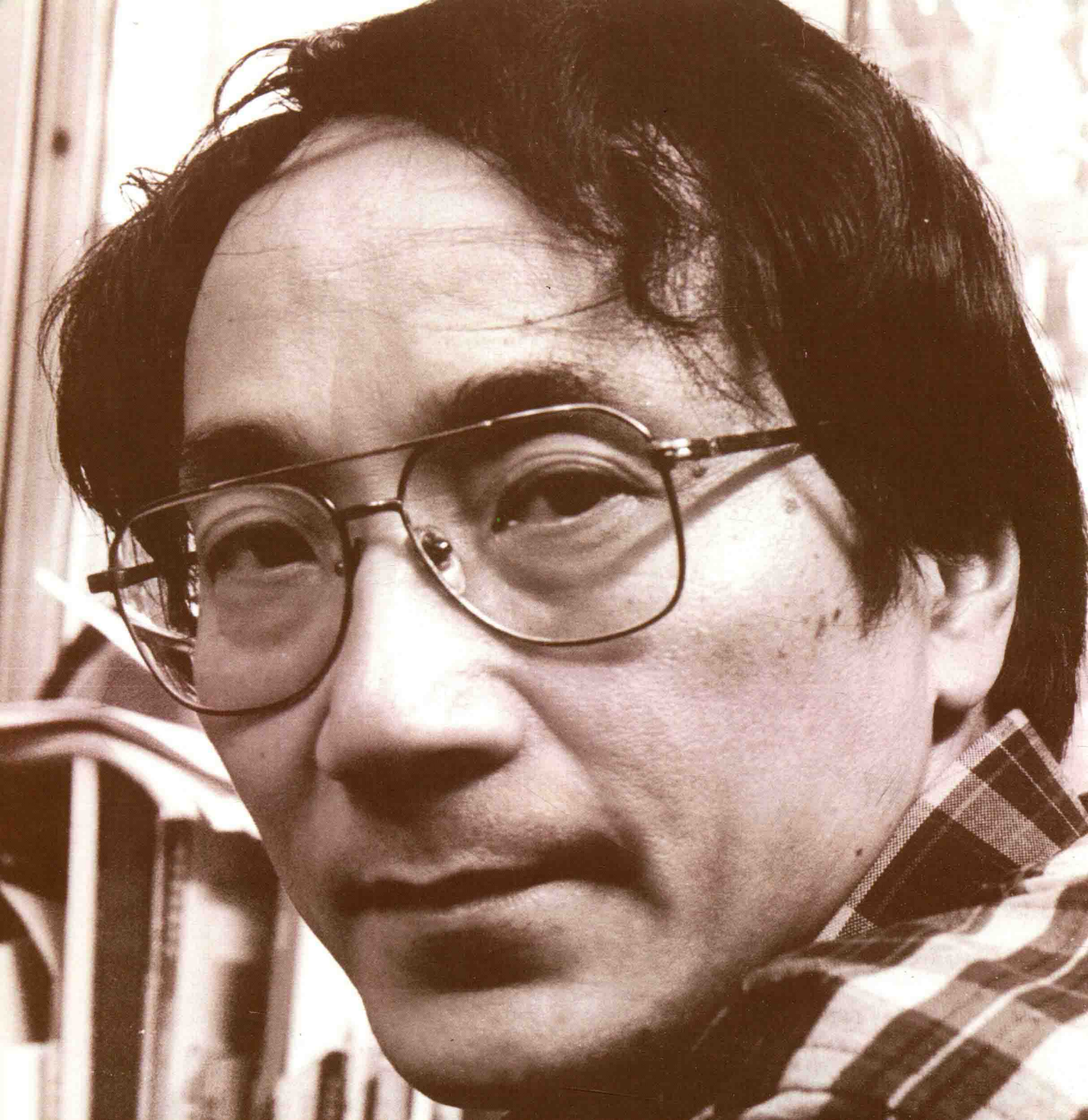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60千字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71-2891-0/J·412

定 价 118.00元







书名题字：徐龙森

序 一

龚云表

《山海经》是中国古代远至公元前4世纪到2世纪间的一部志怪古籍，如今人们熟悉的“夸父逐日”“女娲补天”“精卫填海”“大禹治水”等神话故事，均出自这部典籍。《山海经》版本复杂，现可见最早的版本是晋代郭璞的《山海经注》，图文并置，但现存仅为文字抄本，图像早已佚失。直至南北朝起，《山海经》才有了配图刻本，以后又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问世。明代以降，《山海经图》的版本更是层出不穷，其中尤以蒋一葵的“尧山堂本”和胡文焕的“格致丛书本”最为著名，前者配图75幅，后者配图133幅。另外比较重要的，如清康熙年间吴任臣的《山海经广注》（附图五卷，但收入《四库全书》时被删除），清光绪年间郝懿行的石印本《山海经笺疏》，两者均配图144幅。现代版本虽然也有不少，如著名神话学家袁珂的《山海经校注》等，但所配图像，都是沿用古版本而并无新作。如今，徐龙宝为我们奉献的《鬼手神工——徐龙宝〈山海经〉木口木刻集》，是一个全新的版本，在中国历代众多的《山海经》配图版本中，是一个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以及运用当代审美精神阐述的新版本，功莫大焉！尤为珍贵的是，龙宝一改以往木刻艺术仅向读者展示拓印作品的做法，而是将其拍摄的木刻原版图片以飨读者。原版所展示的精细微妙及其带来的视觉震撼远胜于拓印作品，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，龙宝之用心可谓至真至诚矣！

本书图像采用木口木刻的艺术形式镌刻，凡80图。它从“五藏山经”“海外经”“海内经”和“大荒经”的篇什中撷取题材，表现了天马、毕方、鹿、鸾鸟、九尾狐等异兽；帝江、西王母、女娲、夸父等神灵；以及洪荒玄黄、天崩地裂、波谲云诡、奇峰怪石之类在《山海经》中出现的神话寓言场景和自然奇观。龙宝别出心裁，匠心独运，运用夸张、变异和荒诞化的艺术手法，契合《山海经》的规定场景，塑造了诸如千仞峭崖下长着六只脚、四个翅膀的肥遗，迎着太阳狂奔的夸父抛却手杖化作鲜果累累的桃林等众多形态物象，营造出一个个怪异奇崛、光怪陆离、神秘诡谲的梦幻世界。

《鬼手神工——徐龙宝〈山海经〉木口木刻集》是龙宝继他的《天工开物》系列作品之后，穷三年之力，取得的又一创作成果。木口木刻的创作过程既难且累，但是龙宝殚精竭虑、锲而不舍，在已逾花甲之年，挑灯奏刀，精镌细凿，孜孜以求，毕其功于三载，实为常人所难以想象更难以做到。龙宝在本书中充分发挥木口木刻的艺术特性，以细密饱满的木刻语言驾驭画面，构图充盈，纵横满幅，疏密相间，由小见大；潇洒老辣的线条纤细致密，渐次展开，富有层次和韵律；对形象的刻画，细致入微，与古代典籍中偏于简约粗疏的风格，有意识地

拉开距离，在方寸之间演绎出一幕幕远古神话寓言离奇荒诞的活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书作品的构成突兀奇崛，形象标新立异，兼具隐喻和象征意味，巧妙地注入了当代艺术元素，被赋予浓厚的当代审美特性和文化意义上的时代气息。

《山海经》是在民间流传最广、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部古代神话传说故事集，鲁迅先生将《山海经》称为“古之巫书”。在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“神话与传说”篇中，将其作为中国小说的渊薮。他说：“中国之神话与传说，今尚无集录为专著者，仅散见于古籍，而《山海经》中特多。《山海经》今所传本十八卷，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……其最为世间所知。”他在另外一篇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中，生动地描写了当他从家里的女工“长妈妈”那里拿到《山海经》时的激动心情：“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，全体都震悚起来；赶紧去接过来，打开纸包，是四本小小的书，略略一翻，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……果然都在内。”“这四本书，乃是我最初得到，最为心爱的宝贝。”《山海经》之所以是一部童叟皆爱、雅俗共赏的古籍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即在于它的图文并茂。鲁迅先生也就是因为先见到了《山海经》中的图像，才被深深吸引的。据今人考证，最早出现的《山海经》，其实是先有“山海图”，而《山海经》只是对“山海图”的文字说明。郭璞在他的《山海经注》中就已注明了这一事实。仅此一端，也可知图像之于《山海经》的重要意义。而龙宝的这本书正是在《山海经》图像学领域的一次开拓性的创造，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。

站在今天的文化立场上，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变得格外重要。《山海经》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积淀，历久弥新，至今仍深受读者欢迎，显示出勃勃生机。晋代陶渊明有《读山海经》十三首，其中第十首最为人熟知。诗曰：“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同物既无虑，化去不复悔。徒设在昔心，良辰讵可待。”五柳先生讴歌赞颂精卫和刑天，为理想而九死不悔的坚毅和不屈，寄托了他自策自励、壮心不已的人文情怀，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《山海经》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境界。由此可见，龙宝的这本书，不仅具有《山海经》图像学、版本学和文献学上的创新价值，更在文化学和文化传播领域，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接续，提供了一个得以传世、堪称经典的新版本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，可喜可贺！

丙申初秋于沪上系云书屋

序二

黄显功

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建构过程中,《山海经》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古代典籍,是中国上古神话的渊薮。因此,现代人讲中国神话都绕不过《山海经》,这部蕴藏了我国许多著名神话的奇书已成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,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自汉代以来,《山海经》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阐释,人们以文字和图像试图揭示《山海经》的奥秘。以图释文、图文互见是我国古籍的重要文本形式,而《山海经》正是这种文本形式的源头之一。

所以,通过《山海经》的图像源流有助于我们认识此书被阐释的过程。早在晋代的陶渊明诗中就有“流观山海图”的句子。郭璞还作有《山海经图赞》,可见在当时《山海经》已有图像,虽然未见传世,令今人无从详察此书的古图,但后世学者的考证为我们描述了《山海经》与古图的状况。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毕沅在《山海经古本篇目考》中说:“《山海经》有古图,有汉所传图,有梁张僧繇等图。十三篇中,海外、海内经所说之图,当是禹鼎也;大荒经已下五篇所说之图,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,以其图有成汤,有王亥仆牛等知之,又微与古异也。据《艺文志》,《山海经》在形法家,本刘向《七略》以有图,故在形法家。又郭璞注中有云:‘图亦作牛形’,又云‘亦在畏兽画中’。”此外,清代学者郝懿行也在《山海经笺疏·叙》中对《山海经》的古图问题作了探讨,并发出了“《山海经图》遂绝迹,不复可得”的叹惜。

因此,我们现在所见到的《山海经》图像均是明清时期创作的。这些图像既是绘画者对《山海经》文字的理解与想象,也是明清图书版刻插图流行的产物。如明聚锦堂刊本《山海经》、明万历刊本《山海经释义》、明胡文焕《山海经图序》、清吴任臣《增广绘像山海经广注》等书的绘画者蒋应镐、武临父等人无不以自己对于《山海经》中的神灵、异人、怪兽、奇鸟、精怪以及非同寻常的鱼、蛇等物的理解,以开阔的想象力建构了远离现实的图像世界。这些奇幻的绘画不仅体现了明清版刻插图的水平,而且是《山海经》古图失传后的图像体系重建,具有特殊的文化史价值。虽然明清时期创作的《山海经》图像只是极少数画家的个人行为,但在流传的过程中凝聚了共识,形成了《山海经》图像的集体意识,成为重要的非写实性绘画遗产,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标志性。幸赖明清《山海经》图像的传世,各种版本的

插图有 74 幅或 133 幅、144 幅不等，中外《山海经》读者不仅以此形成了对《山海经》图文的系统认识，而且这些图像的视觉心理投射作用，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影响深刻的文化烙印，凡是说到古代的神灵精怪、奇鸟怪兽或奇鱼怪蛇，总是联想到《山海经》中的图像。晚清以来，图书版画插图日渐式微，近几十年中国古典作品的出版已很少专门为之创作插图。如今传统文化渐热，各地出版的众多古典作品较多采用了国画作品作插图，或者延用明清版刻插图。对此，令人深切地感到当代木刻插图也有“不复可得”的慨叹。

2012 年，上海版画家徐龙宝在上海图书馆举办“天工开物：徐龙宝版画展”后，我曾讨论过在木口木刻花卉之外的创作题材问题。之后我陆续看到了他新创作的《山海经》作品，虽然是木口木刻藏书票，但画面主题迥然不同于他以前的版画作品，令我耳目一新，于是我建议他创作以《山海经》为内容的系列作品。

本书共收录 80 幅木口木刻插图，依《山海经》原书十八卷的顺序排列。这是一组技法、构图和内涵均超越传统图书插图的创新作品，以崭新的艺术语言和叙事形式展现了洪荒时代的奇幻景象，丰富了中国古代神话的艺术表现形式，是当代图书木刻插图的最新探索。木口木刻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版画的一种创作技法，前者采用梨木等硬木的树干横截面，后者是用木板，即木面木刻，两者所用的刀具也有不同。徐龙宝的木口木刻以坚硬的黄杨木为版基，取其天然的树干横截面形状，以木口木刻特有的刀具锐角刃口所产生的丰富而写实的表现力，在参考中国传统《山海经》图像形式的基础上，突破了木面木刻白描线条的版刻传统，在细密的刀法之下刻画的图像更加写实而生动。其画面层次丰富，构图的透视与明暗处理，使物象具有形象的体积感，仿佛是激活了远古的生命。插图作为一种视觉传达形式，具有重述和概括文字内容的功能。对于部分已有丰富插图的古代名著，如何创作具有现代木刻艺术特色的作品，版画家须具备超越传统的才能。虽然本书部分图像在形态上参照了明清《山海经》的插图，但精致的木口木刻为我们塑造了《山海经》生灵的新面目。这是我国古典名著插图采用木口木刻的首创之书，是古典名著插图融合中西版画内涵与技法的创新性成果。

中国古代神话资料的系统整理与神话研究是 20 世纪现代学术发展的产物。在一百年前

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，顾颉刚、闻一多、杨堃、鲁迅、茅盾、袁珂等从史学、文化人类学、民族学、历史化学、神话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开拓了中国神话研究，改变了人们认为中国没有神话的偏见。但画家们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艺术再现。近年上海开展了“中华创世神话”美术创作工程，徐龙宝潜心数年，埋头苦干，精心创作，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出自民间的《山海经》插图，是上海“中华创世神话”美术创作的重要收获。这项作为版画家的个体自主创作，真正体现了传承中华经典的文化自觉意识，是传统文化创新性继承的成功范例，为中国古典名著插图木刻新镌创作奠定了基础。

我认为本书插图作品具有超越传统的探索精神。受众对视觉图像往往有先入为主的定式心理，明清《山海经》部分图像的因袭性正是该心理的反映。作画者如此，读者也如此。所以“像不像”是绘画者平衡读者欣赏与创新之间的难点。徐龙宝的《山海经》木刻插图在平衡中取得了突破。虽取形于古，但造型出新，以立体的形象充实了平面的线条。徐龙宝在创作中继承了中国传统美术的云水构图法，使主体画像之外的空间充满了流动感，同时在其中隐藏了诡秘的眼睛和虚幻的造型，精心营造了神话迷幻的场景与远古缥缈的氛围。他还善于从西方的虚构造型中借鉴，他读过我在《文汇报·读书周刊》上连载了三期的《美人鱼藏书票的文化意蕴》后，以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中的氐人国为据，创作了一张美人鱼藏书票。这张藏书票就是本书作品第62号。此图中的“人鱼”造型不同于明代《山海经》的蒋应镐绘本、清代胡文焕《山海经图》和汪绂《山海经存》中的“人面而鱼身”，而是以接近人们熟悉的“美人鱼”形象进行构图，将这一中西文化中共有的传说作了融合再现。女娲是中国神话中的始祖母神，汉代王逸在注《楚辞·天问》中曾发出“传言女娲人头蛇身，一日七十化，其体如此，谁所制匠而图之乎”的感叹。徐龙宝为这位多变的、“化万物者”设计了宏大的场面，以补天为主景，辽阔的背景细部刻画了隐现的抃土造人、肠化十神，具有更丰富的创世神话内涵。

徐龙宝的《山海经》木刻插图具有饱满的精神意蕴。众所周知，中外各民族均从各自的神话中汲取精神与意志的力量，作为文化的重要源头，神话人物在塑造民族性格方面具有特

殊的作用。本书中的夸父、蚩尤、精卫、刑天等神话形象，画家均赋予了昂扬的能量。如刑天是中国神话中常被人提及的著名人物。据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云：刑天与帝争神，帝断其首，葬之常羊之山，乃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，操干戚以舞。叙述了刑天与黄帝征战被砍下头颅后，埋在常羊山，但失头的刑天以双乳为眼，以脐为口，继续持盾操斧，战斗不止。陶渊明曾在《读山海经》诗中赞道：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”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而受人敬仰。徐龙宝所刻刑天之像，脚踏巨石，肌肉暴突，血脉贲张，躯干上面色刚毅，蕴含了强大的正能量，比之古代的白描线条更具有令人振奋的张力，令观者能从中汲取鼓舞的精神力量。

总之，本书插图在艺术上具有多元而综合的特色。除前文所述外，不少插图还运用了汉代画像石的浅浮雕创作技法，使拓印的作品保留了传统拓本的韵味。此外，还在同幅画中普遍以图像的虚与实、大与小和整体与局部的对比形式，增强了构图的视觉效果。而又因本书中，徐龙宝将所有木刻原版展示了出来，其精妙技法显露无遗，故观者更能细细品味其创新与高明。虽然徐龙宝的《山海经》插图只完成了80幅，与《山海经》中的一百多个人物、四百多种怪兽等生灵相比，似乎在数量上还有距离，但每一张插图的雕版都曾经过了千雕万琢，每一张插图的拓印都需细致入微。其工作量之大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当然，我无意将徐龙宝的《山海经》插图与古代的同书插图和其他古典名著插图比高下，但我认为古典名著的插图需要不断地创新和阐释。因为对经典的阐释具有时代的需求，需要面向新的受众不断地丰富表现形式，不论是创造性的解读，还是难免的片面性误读，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，都将会引起读者的阅读与呼应，促进经典文本的普及。

于2017年初夏

目 录

木口木刻·原版 / 1

1. 白猿 / 2
2. 旋龟 / 4
3. 鲑 / 5
4. 搏池 / 6
5. 九尾狐 / 8
6. 鸟身龙首神 / 10
7. 狸力 / 12
8. 鸱 / 14
9. 龙身鸟首神 / 15
10. 犀 / 16
11. 虎蛟 / 18
12. 凤皇 / 20
13. 鲭鱼 / 22
14. 鲑鱼 / 24
15. 猥如 / 26
16. 麝 / 28
17. 鸾鸟 / 30
18. 帛溪 / 32
19. 鹿 / 32
20. 蛮蛮 (比翼鸟) / 34
21. 土螭 / 36
22. 毕方 / 38
23. 傲狎 / 40
24. 帝江 / 41
25. 灌 / 42
26. 孰湖 / 43
27. 儵鱼 / 44

28. 何罗鱼 / 46
29. 鰕鰕鱼 / 46
30. 橐驼 / 48
31. 诸健 / 50
32. 肥遗 / 53
33. 龙龟 / 53
34. 狍鸮 / 54
35. 鸢鹑 / 56
36. 天马 / 58
37. 鲔父鱼 / 58
38. 酸与 / 61
39. 精卫 / 61
40. 辣辣 / 62
41. 彘身八足神 / 64
42. 魮魮鱼 / 66
43. 从从 / 68
44. 人身龙首神 / 70
45. 珠璣鱼 / 72
46. 蜚蛭 / 72
47. 鲙鲙鱼 / 75
48. 合窠 / 76
49. 化蛇 / 79
50. 泰逢 / 80
51. 鸱鸢 / 80
52. 马身龙首神 / 82
53. 跂踵 / 85
54. 耕父 / 85
55. 獬 / 86

56. 帝二女 / 82
57. 灌头国 / 90
58. 祝融 / 91
59. 形天 (刑天) / 92
60. 聂耳国 / 94
61. 夸父逐日 / 97
62. 氐人国 / 98
63. 西王母 / 100
64. 三足鸟 / 103
65. 穷奇 / 104
66. 陵鱼 / 104
67. 蓬莱山 / 106
68. 雷神 / 108
69. 夔 / 111
70. 跖踢 / 111
71. 女娲 / 112
72. 鸣鸟 / 114
73. 嘘 / 116
74. 常羲浴月 / 118
75. 鸛鸟 / 120
76. 九凤 / 122
77. 蚩尤 / 124
78. 鸟氏 / 126
79. 黑人 / 128
80. 钉灵国 / 130

徐龙宝·艺术年表 / 132
后记 / 136

木口木刻・原版

1. 白猿

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：堂庭之山，发爽之山，多白猿。

White-Gibbon

106mm×129mm 2016

